志遠齋史話

志遠齋史話四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圖窮而匕首見荆卿之報燕也一擊而中副車張良之報韓也二子用意同事蹟同而一亡一免則不同論者謂暴秦如虎狼人人欲啖其肉荆卿張良之所爲皆義舉也然以天下公憤而洩之於陰謀秘計直匹夫之勇耳豈豪傑之士之所爲乎雖然天下無有刺秦擊秦者有荆卿之刺張良之擊猶足以褫秦魄耳特其事蹟雖同而是非有各判者荆卿遊俠之徒以身命爭氣節無深謀奧略足創宏圖其刺秦也志於是竭力於是盡良世家子也承詩書之澤秉禮義之節如其憫韓之亡憤

秦之暴則當默揆時局靜參大計以期異日之一遇乃廹不及待而爲行險僥倖之事萬一大索就獲喋血溝瀆得毋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乎故同一圖秦也荆卿雖亡而所爲是張良雖免而所爲非或者因其亡而以爲拙因其免而以爲巧是但論成敗之跡不察是非之實也又烏足以談往事哉

項羽不殺劉邦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唐元宗不殺安祿山當時雖有范增孔恂王猛張九齡預燭其禍固勸誅戮而卒反受其害論者以爲此殆天意非智力所能強也然以愚考之此自然之理也項羽陰弑義帝擅殺卿子冠軍屠堅城坑降卒其自負可殺之罪

固必有人以誅殺者也晉武平吳之後撤州郡備兵銷天下兵器羊車恣樂務爲奢淫其自開大亂之隙固必有人以生亂者也苻堅以傾國之師越天塹而窺晉鼎龐然自大方謂投鞭不足斷流其自取滅亡之道固必有人以殄滅者也唐元宗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斥逐忠正保養奸囘其自長釀患之階固必有人以爲患者也故此四主者雖明知劉邦劉淵慕容垂安祿山必爲噬臍之毒或以弱小而易制或以帖服而不虞亦斷乎其不肯殺也然而事每起於無因釁常積於所忽一旦禍作悔莫能追不知者以爲天意庸詎知皆自然之理也使當時決然殺之而天下之接踵而起者正不可勝殺

也故有國者必先自立於有道無過之地則寇盜皆腹
心矣亦安用殺爲哉
政莫重於兵事鈐制之方井畫之議不可不熟籌也唐
自貞觀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
統功名著焉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
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
之及開元中元宗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
易於是始久任矣領節度不出閤者皇子則慶忠諸王
宰相則蕭嵩牛仙客於是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
制數道於是始兼統矣至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
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

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必能爲朝廷盡死元宗悅其言始用安祿山爲節度而諸道節度使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皆林甫之謀也考林甫爲相韓休所薦爲德林甫嘗薦己也而休在相位元宗有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之語則知遇不可謂不隆乃顧私恩而忘國計使巨蠹秉鈞致寇燄颺起休之負國不已宏乎雖然國必自敗而後人敗之元宗有吞四夷之志林甫遂以攘四夷之術進之不當專罪林甫也故君人者伐欲之蘖塞貪之源懸至德以爲師收大權而獨攬雖有如林甫之柔佞狡猾亦烏能售其奸哉書曰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孔壬知此可與

論政本

元宗英明豁似太宗其定韋氏之亂斷而敢行與太宗發晉陽之謀如一轍卽位以後出宮女焚錦繡耕籍田罷侍讀正蕭岑之罪斥姜皎之欺誅賞嚴明中外悅服史稱開元之治比於貞觀豈虛譽哉及侈心一動百蠹環生姦邪張矣宦官熾矣豔妃驕而羯奴貴矣由是邊塞告警鑾輅蒙塵而昔之所謂英明者至是竟成闇闒故伊尹之告太甲曰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成王之戒蔡仲曰愼厥初終元宗先後判若兩人亦豈非不愼之故與

顏眞卿旣起兵有淸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

於眞卿眞卿問其所爲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引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率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之變矣眞卿此策諳虛實知彼此識先後將材也當時旣不聞從其策而眞卿又聽左右年少輕慮之言舍之使去至於賀蘭進明則咨以軍國之計讓以堂邑之功取舍任彼太阿倒持范祖禹曰眞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以不與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也儻謂若用李萼則不讓進明而與郭李犄角矣

惜魯公之不知出此也

李林甫曰有蜜腹有劍言其中人陰險而人不測也然以歷考之大都自熾其欲而盜其術耳如嚴挺之元宗嘗問林甫可用否今安在時挺之爲絳州刺史林甫召之來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元宗曰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元宗歎咤久之乃以挺之爲員外詹事又李適之嘗爲林甫所紿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元宗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鍾鑿之非宜故不敢言元宗以林甫爲愛己而疏適之夫使挺之適之皆能循分自安則雖

以林甫之中人陰險亦無如之何也乃一則欲得美官一則欲求異寵墮其術也固宜夫天下之物虎則猛焉蛇則毒焉當其深谷距躍大澤蜿蜒雖虎尸蛇神不敢逼視也然卒可以馴之於圈畜之於笱以其有欲故也故損彖曰窒欲樂記曰制欲人能屏去身世之欲而後常存方寸之明矣

王承業不救常山而顏杲卿冎矣賀蘭進明不救睢陽而張巡縛矣君子曰使承業進明救常山睢陽則承業進明之功顯而顏張之節反晦矣乃本欲害之而適以利之豈顏張之不幸哉後之君子據要地握强兵而遇有常山睢陽之事其毋以懸德累已以美節讓人乎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言耳目之易壅也若大將將兵在外與敵對壘一日之間機有數變斷非遠處深宮所能揣其形勢決其進退者乃靈寶之役哥舒翰不欲戰而元宗偏聽楊國忠必欲使翰進兵邙山之役李光弼不欲戰而肅宗偏聽魚朝恩必欲使光弼進兵卒皆一敗塗地大損國威夫將之於士猶臂之於指也士之進退離合惟將之命是聽也然而史稱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各以其意操之或問其故巡曰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外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夫將與士同戲疆場

相距不必懸隔而猶不欲牽制使各自爲戰況人主去
疆場懸絕顧欲掣其肘而使之遂承廟算其得不敗者
幾何哉故愚嘗謂將不以法拘士而後士之力盡君不
以命致將而後將之功成

窮於所欲者必極於所苦天寶時以姚思義爲檢校進
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口腹之
慾絕不稍留餘地可謂窮於所欲矣及虜騎犯闕自黎
明出延秋門抵咸陽日已向中猶未得食於是楊國忠
市胡餅民間獻糲飯此境此情較之昔之務爲奢侈者
不已極於所苦乎

李抱眞爲潞澤節度使籍民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

農隙習射歲暮郡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由是天下稱潞澤兵爲諸道最又蘇軾乞存恤河北弓箭社疏謂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帶弓而鋤佩劍而樵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比戶相望若走漏北賊及本土强盗不獲者其當番人皆有重罰若遇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于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云云案抱眞選丁免徭農隙習射猶得寓兵於農之意國家多故得賢有司生聚教訓以抱眞之法酌而行之有練兵之實而無養兵之名至歲暮會閱公其賞罰民之爭所能而恥於不能者

更切於上之屬望之心其練習既成雖衛兵有不如其精銳者弓箭社卽民團兵也四方未靖團練便於防禦然須長官時加撫恤結以恩信使社社樂為我用則卽他處有警祇須寸檄一傳諸路畢集所謂緩急可以得力也不然社社各保一隅則收效亦微矣抱眞之法蘇氏之說在軍政似最簡易錄之以俟能者

盧懷愼不營資產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避風雨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盧張皆位宰相而淸節可風如此誠以郡守之黷貨牧令之汚贓皆自列顯要者啟其竇也嚮子曰三公儉則庶官

廉開元外補多廉吏盧張二公示之制也

魏崔亮循資格於前唐裴光庭循資格於後欲以平銓衡而遂以棄英俊邱瓊山世史曰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害之也上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敝壞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褻穢而不可救者皆資格之失也然則資格者其衰朝之蠹政乎

元宗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於是遣使求之得於盩厔范祖禹曰明皇惑於方士之言自以老子為其祖感而見之於夢亦其誠之所形也伊尹起

莘野正使求之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而上之也二說
皆能曲道其詳然自此以後田同秀奏玄元皇帝告以
靈符在尹喜故宅安祿山奏夢先朝名臣李靖李勣向
其求食元宗自爲怪誕不經之說其臣亦以怪誕不經
之說誑之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
仙之事元宗何相遠之甚邪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斧聲燭影千載疑焉然攷其說
之所自來則本於陳桱之私史桱之說本於李燾長編
燾之說本於文瑩湘山野錄案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
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勝之狀而燾改不勝爲遜避太
祖引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爲戳地

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陳桱則以好爲之下增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遂若太祖不得其死而太宗確有篡弒之事矣不知野錄出於傳聞難爲信史然就其中攷之如云帝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又云太宗慟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則亦初無纖髮可疑之隙且太祖生平之屬意太宗本有鑿然可稽者開寶間太祖還自西都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相之他日可使輔汝又嘗語羣臣曰晉王龍驤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據此太祖早有傳及之意而太宗肯爲晉桓之事乎譬如家有一物異日必爲己有而或迫不及待爲攘奪之

事此非至愚者不爲而謂太宗爲之乎前人論辯如林獨未及太祖屬意太宗之事遂使一代令主躬冒不韙之名吾甚惜焉

王安石之奸韓琦知之（謂處翰林有餘處輔弼不足）唐介知之（謂好學泥古狷狹少容）呂誨知之（謂外貌樸野中懷狡詐）吳奎知之（謂護非自用所爲迂闊）而或謂最先知者蘇明允以辨奸論作於諸賢論安石之先也或又謂最先知者李師中以眼多白似王敦其說在蘇氏之先也然以愚攷之仁宗朝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輔臣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非情也由是不樂之後安石著日錄厭

薄祖宗於仁宗尤甚然則人第知諸賢能指安石之奸而不知明主之深識早辨之於侍從之時矣

葉水心兵論曰諸將如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強兵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如張俊麋食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故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誠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據此秦檜議和雖無遠慮然亦諸將之驕橫有以激成之也當時給事中汪藻亦言諸將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張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

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王瓊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夫古人仗鉞靖寇成則君之福敗則臣之罪安有提彊兵使驕氣而目無王章者哉安有縱虜掠擾閭閻而不恤小民者哉論者以爲秦檜和議檜之罪矣夫檜誠有罪矣然諸將之激成之者容得謝其責乎

裴佃以事下獄元宗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向者臣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登三品亦有微功顯以皁隸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元宗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可以鞭笞辱及吾輩矣范文正作參知政事富文忠作

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知光化軍鄧均房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邪范公從容謂曰上春秋方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二事正相類夫教人主恤刑是也若吾輩云云未免私意太勝

邵氏傳云漢高祖方擁戚姬周昌嘗入奏事是周昌得見戚姬也高祖欲廢太子周昌廷諍呂后側耳東廂聽見周昌跪謝云云是周昌得見呂后也文帝至灞陵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顧謂羣臣是羣臣皆得見

愼夫人也又帝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云云是袁盎得見皇后愼夫人也漢宮禁之法不嚴如此戀攷宋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時錢荅請以江南轉運使攝府事忽傳宣至行宮上引至深邃之所問勞勤渥命喬貴妃者出焉上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聞僑三此卽是也遂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荅拜既而出見揮麈三錄又蔡元長曲燕記玉眞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卽安妃妝閣閣之西垣掛妃畫像元長有玉眞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未有人之句上因命妃出見元長拜妃答拜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元長

曰禮無不報不辭酬酢可乎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見揮麈餘話夫妃嬪見外臣非禮矣見外臣而至於侑酒且至於酬酢漢代未聞有是也博爲徽宗時人而輕詆漢宮禁之法不嚴豈喬妃安妃之事未及聞邪

王明清謂岳侯坐死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爲節度使以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爲抗拒詔命云云又謂張堯叟來自九江言在匡廬覩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者塡塞後一僧言岳侯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後果岳侯當之然則地理之說或亦未可厚非乎

宋明肅太后欲謁太廟詔禮官草儀學士以周官后服
進議佞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宮尊稱三呼
及儀衛皆王者制入太廟豈當以后服見祖宗邪遂下
詔服袞冕諫疏交上俱不之聽賴薛簡肅公以關右人
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
漢兒拜邪女兒拜邪明肅無答是夕報罷見湘山野錄
熙寧中邊吏報北虜入寇朝廷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
以爲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時沈
括爲記注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
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車可以當
之括曰胡之來民父母墳墓田廬皆當棄去何暇恤車

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上喜曰卿言亦有理何論者之紛然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民間輜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益喜曰無有如此告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見聞見後錄案薛公之言直而不激沈公之言婉而可聽皆能化有事爲無事可爲居言路者法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疾非此藥不治疾可憂藥不

足餅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見筆談劉貢父過荆公值其方飯吏延入書室見有草藁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父性强記過目輒不忘既讀復置故處頓念以僚庶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於廡下荆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父近頗爲文乎貢父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所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草藁爲已意以對荆公默然良久徐取硯下草藁裂之蓋荆公平日議論不欲與人苟同也見卻掃編觀荆公卻人參澡豆此新法所

以必行裂兵論背棄此孟嘗君論所以絕世

論班馬優劣者無慮數十家而其著爲論說者大都不惜煩瑣惟晉張輔之言最爲簡當其言曰馬遷敘三千年事用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用八十萬言不深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

宋許懷德爲殿帥有一舉人因懷德乳老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或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告之曰舉人無設階之禮宜少降接懷德應之曰我打得乳老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今之待關節秀才悉如懷德則奔競之風亦可少息

邵公濟云鮑司隸謂民有七亡豪強大姓蠶食無厭一

也馬援謂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尙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卒爲豪强所忿遂謝病去今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裁大姓之暴亦疎矣愚謂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大姓之不可治由來舊矣孟子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夫不得罪於巨室正不難中之難事也

志遠齋史話四終

志遠齋史話五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張九齡居相位三年李林甫十九年而安史之亂作李綱居相位七月秦檜十九年而徽欽之仇忘君子之才以之治天下則有餘以之保一身則不足小人之才以之保一身則有餘以之治天下則不足然而保一身者私也非才也惟君子無私故難進易退不屑婾阿取媚之態小人則反是然而人主卒親小人遠君子豈小人果足以勝君子乎蓋小人之道曲曲則無不可行君子之道直直則有所不行以有所不行者與無不可行較其孰勝孰不勝又奚待探辯哉

金主戾於宋為冠讐於金則賢主也其祀孔子北面再拜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以外域而知尊聖前世未嘗有焉厥後世宗賢明仁恕為金令主豈非沐聖人之教者深所成就者遠哉

史稱岳飛好賢禮士當飛握兵之日聲震海內士有懷奇負畧者莫不望風奔附思有以自見而朱仙鎮之捷金兀朮欲棄汴以去有書生叩馬獻策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朮因留不去此書生也何為乎來哉其跡甚詭而其言甚毒果何德於兀朮何仇於飛邪以飛之好賢禮士而使士有去我而向敵豈好之心有未誠禮之意有未至歟

漢武帝爲霍去病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宋高宗欲爲岳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古人心存君國決無自爲便安之計而推其竭誠圖報之心雖使處於可安之日亦且惕然自恐而有所不快盡忠溢篤則志願奢故功業之所就有高出尋常萬萬者

陳俊卿論湯思退所爲多效秦檜高宗免思退奉祠辛次膺疏其姦謂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孝宗曰有謂思退可用者雖皆能彰其罪惡究不能使之貶斥惟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論之然後有永州之貶太學生之權殆重於朝士歟思退之後有如思退爲太學生上書以去者可以指數至賈似道秉政首結太學生故雖邊警時聞

而酣歌未已亦無有論及之者有錄名子作詩曰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想見似道之結太學生有不惜賂以金錢者似道不足責而太學生之受似道之賂亦可慨已

盧仲賢使金僕散忠義要以四事懼之以威仲賢恐言歸當禀命范成大欲正受書禮至金搢笏出疏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使臣之關乎國家甚重得其人則足以尊朝廷不得其人則足以辱社稷苟不深察其人之可否而漫以使之鮮有不自取侮辱者

皇甫坦相李道女當母天下言於高宗聘爲恭王妃而妃性妬悍高宗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

相士能相人之貌而不能相人之心高宗聽坦之說是徒以貌求人耳以貌求人安得淑人哉

王淮薦朱熹熹劾唐仲友仲友淮之姻家也熹可謂不負淮矣爲淮者當以熹之不黨不阿益引重庶幾趙宣子姚崇之風可以復睹乃引以爲嫌倡爲道學之禁何淺也史稱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君子惜之然則淮攻道學於道學無損徒取譏耳淮亦愚矣哉雖然淮不能容熹而後之欲爲熹者足以戒焉大凡太自愛者必不爲天下人所愛蓋天下不皆自愛之人以我之自愛而欲望人之無不自愛立心甚公而用意亦刻矣趙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而宣子不以

為忤姚崇薦魏知古知古劾其子而崇不以為怨此千古盛德之事不可常得者也以不可常得者而欲得之於與我並世之人何其責人之厚也或謂君子惟求合於義而已而人之諒不諒不問也然至求合於義而譏謗交至幾無以自容則為義不已苦乎使凡為義者皆若是之苦又誰肯為義哉凡君子以道自任貴能達其道於天下不貴守其道以自取辱然行義達道夫子歎為未見蓋若斯之難矣然人不勉為其難而徒斤斤焉以所不難者自取又果足貴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欲行我之忠而不先之以恕吾未見其能行者也夫有忠而至不能行豈忠之咎哉功罪毀譽之

見太明而求功求譽之心太急也夫功罪毀譽之間君子辨之甚嚴而處之甚謹一以求功而不防罪必得罪一以求譽而不防毀必得毀故防罪者常無罪常無罪則常有功防毀者常無毀常無毀則常得譽故君子不敢先有求功之心求無罪而已不敢先有求譽之心求無毀而已其求無罪無毀之時無異乎庸庸碌碌者流也而君子不顧君子謂將欲成我之功非可以驟而成也將欲集我之譽非可以驟而集也急之而一無所得不如緩之而無所不得也緩之何如熟思審處欲合乎天理之正先求乎人情之所安而已天下惟馳騖於外而有求知於人之心則無所不用其急無所不用其急

此罪之所由來而毀之所自至也夫以可成功可集譽之人而至不見功而見罪不見譽而見毀或者謂之不幸而豈不幸也哉

秦檜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晚年尤殘忍數興大獄如使趙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然竟無子以妻兄王㬇之子爲嗣謂非天斬其後吾不信也　案高宗非晉惠劉禪之比而檜之得君行政有若斯之專且久何也君子曰是有道焉檜告張九成曰立朝須優遊委曲夫以優遊取容而恩寵何由而替以委曲順旨而嫌隙何自而生檜一生得力止此四字故於九成鄭重

及之然則以此立朝宜乎得君專而行政久矣
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受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由是一鄉四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案丁丑

歲晉豫奇荒赤地數千里死亡相枕藉東南數省官捐民捐籌金以賑者不啻數十萬雖全活甚衆而轉徙溝壑者已不可勝計然晉豫因東南之賑貸而災黎得延其餘生東南因晉豫之告災而財力亦形其匱乏假行朱熹社倉之法於十年以前則備之有素自賴之無窮何至視民命之慘亡竭他省之財力哉丁丑以後東南偏災無歲無之誠舉社倉法酌而行之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宋高宗以宗支再造僻處海濱痛二帝之未還念中原之未復則當臥薪嘗膽嚼血尋仇大張撻伐之威以消敵天之憤顧乃偷安歲月任用奸回貶將忠臣戮辱相

望既無謀於討賊遂覥顏以稱臣而一二草茅之士轉負忠義之氣競爲恢復之圖宿松魏勝起兵則復海州矣高平王友直起兵則復大名矣雖運値中否莫睹成功而大義稍伸人綱稍振然以堂堂中國天子不言戰宰相不言戰而匹夫發憤轉不惜衝鋒陷陣以奮其雪恥復讎之志豈是非順逆之理上者闇而下者明乎君子原情定斷知高宗與秦檜皆有意焉蓋二帝還則高宗不得有其位中原復則秦檜不得有其功君臣各以其意謀議廟堂之上而天理人心有所不服顧也彼李綱趙鼎岳飛張浚之徒尙欲以區區之公義奪其固結之私情宜乎斥者斥而死者死矣

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典曰嘗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夫才枝葉也心本根也取其枝葉而不察其本根豈工師度木之意哉才不逮人而心未嘗不正者雖無大功大效而時時以循分守職爲懷不致蹈姦欺苟簡之習才雖過人而心未嘗或正者雖有大功大效而時時以營私罔上爲念絕無有至誠惻怛之存故論才而不論心必有竊威盜柄而貽國家之憂論才而兼論心必有竭節效忠而造蒼生之福然則用才者不問才之可用先論心之可用心苟可用雖甚無才而可用之心實勝於有才也心苟不可用雖甚多才而不可用之心轉不如無才也

元祐有黨人之目慶元有僞學之名而主皆非昏暗徒以任用非人遂使顚倒是非誣陷良善蓋以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存君子在朝廷留一日之名小人在朝廷即形一日之醜故君子未有去小人之心而小人先有逐君子之勢以爲不使彼得罪而我何以能有功不使彼敗名而我何以能湔耻故讒謗之極不難指伊旦爲廉來攻訐之深不惜目夷齊爲蹻跖然君子因貶斥而愈見操修之懋小人因誣罔而益深罪戾之叢況主德有淸明之日或崇正而黜邪後世有公允之評各流芳而遺臭小人之厚毒君子者乃所以曲成君子乎

韓侂胄專政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鎭宇內公卿將校多

出其門於時屈膝由竇則有許及之獻珠冠作犬嘷則有趙師睪獻美妾則有程松以彼身列士夫豈不知獻諂工媚之可恥而利祿之念廹於其中有不暇顧名義而惜行品者矣然利祿足以榮我之身而不足以益我之性況以苟賤而得利祿不足以爲榮反足以爲辱夫平居學問之日於忠節之士則慕之於貪鄙之夫則恥之固知秉彝之好未嘗稍異於人也乃一登仕版不能不敗其素守者則以平日所讀之書卒皆弋取科名之具而於持身涉世之道略無心得故是非之理不明而取舍之道多失也然則欲明是非先辨義利一事雖細不敢不嚴一物雖微不敢不謹能戒於衆人所不戒之

地然後能免於眾人所不免之途不然者鮮不爲許及之之流矣

林大中上書論韓侂冑之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冑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夫人一有求免禍之心鮮有不喪其所守而被蘗惡之名不知禍自天降無與於人吾其不免於禍也將愈求免而愈不得免至於終不得免而又冒天下之不韙則其巧於自謀者正其拙於自謀也夫禍之免不免不係乎身之屈不屈而惟問乎心之正不正心苟正也雖得禍不失爲君子心苟不正也雖免禍不免爲小人人不自問其心而惟營營擾擾於其外其

不見笑於大中者幾希矣
張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敎化夫不擾則民安不差則民服既安且服安得不謂之撫字不謂之敎化哉而今之治民者不然催科焉而已刑罰焉而已或假催科以嚴其刑罰假刑罰以急其催科遂使催科無不本刑罰而來而刑罰無非爲催科而設催科刑罰台而爲一何有乎不擾何有乎不差哉然催科擾則民之家室不能全刑罰差則民之手足無所措由是患苦之甚鬱爲怨咨怨咨之深寖爲叛亂而烏合之衆集於野鴟張之勢聞於朝然後興廟堂征討之師起海宇戰征之禍膏塗原野骨塡川谷嗟彼擾動

之子盡鋒鏑之中謂黔黎之不仁豈師徒之克義蓋論其迹則死無可逭而原其情則罪有所歸祗牛羊之牧乖方致豺狼之嚥頓起藉使政除虎猛德洽雉馴則詠黍苗而懷陰雨忌賤盡解銜恩擁桑麻而課子孫田家自有至樂何至挺而走險盜弄潢池狡焉思逞盡罹法網也哉然則催科雖關國課不擾所以釀天地之和刑罰雖屬王章不差所以造生民之福有牧民之責者其亦曾三復方言否邪

金主使完顏阿虎帶乞糧於宋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爲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自然之理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宋不

許或問宋之不許是乎非乎曰非也必自審其力可以自保而又足以禦元人之强然後可弗許焉若自審其力不足以禦元人之强而又不足以自保則彼雖無求於我我猶當助之何也彼與我爲脣齒之國脣亡則齒寒我固不得不厚保其讎也然則讎可不念乎曰此非念讎之時也念之而幸其亡而我得以獨存幸也念之而幸其亡而我不免與之俱亡不可也與其不免與之俱亡不若聲罪致討正復讎之名則猶愈於抱幸災樂禍之心而不覺災禍之自及也然君子猶非之以爲不思社稷宗廟之重而徒博報復之一逞也然則宋許之將無滅亡之患乎曰國之存亡天主之人無得而與焉

人惟盡其力之所得爲而已結金以禦元宋之所得爲
也不此之務而曰天實亡我是咎天之亡之哉
眞德秀論賞罰謂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
栽培傾覆付之無心不可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人君
苟有私心則賞罰不得其平賞罰不得其平則於人心
不順由是怨嗟憤懣之氣鬱結於朝野上下之間而亂
成矣而人君猶不悟以爲是天之不仁也臣之不忠也
民之無良也而豈知由於一己之偏私所致乎是故以
有心馭天下而天下常亂以無心馭天下而天下常治
天地之於萬物也遇之以無心而已其培者非有心培
之也栽則培之其覆者非有心覆之也傾則覆之故萬

物初不知有所德即有所德而天地不受也初不知有所怨即有所怨而天地不任也不受萬物之德不任萬物之怨而萬物有不靖者未之前聞也人君能以天地之待萬物者待臣民雖唐虞三代之盛可復睹也又曰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寬裕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也迫蹙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也其間有難易久速之別人君爲其難而斥其易務其久而舍其速則王道可成矣

沈濮曰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妻子夢寐至切近者凡用功必從切近處著力然後有根有基不爲事物所搖奪否則徒事務外祇自欺耳

一旦臨以利害則眞吾畢露有欲掩而無可掩者故夫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儒固有君子小人之判也

陸九淵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利欲之人如在睡夢中與之使醒猶易也意見之人則如墮入魔障治之良難

朱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用敬之道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而已致知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而已一則尊德性一則道問學元儒吳澄謂熹偏於道問學亦未溯熹之淵源耳

宋燔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有經欠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夫朝廷之祿絲毫皆出於民故不稱其祿者有罰有降有斥有罪重惜此祿所以重惜此民也故人君寧銷數十百萬於無告之窮民決不肯舍半粟於無用之冗員蓋窮民受一分恩猶能償一分力冗員食一分祿則耗一分財也凡冗員衆多之日必小民困苦之日官多則食繁食繁則賦重賦重則民困民困而國未有不貧焉者也燔之疏入理宗豈不與二三大臣廷議之乎顧

大臣之宗族親戚或散處於郡國之閒苟是其說則將及於宗族親戚矣由是以爲朝廷待臣下盡過寬毋過刻此易說之辭也且郡國大吏亦不顧朝廷有汰冗員之旨汰者怨之階而謗之府也孰當汰孰不當汰縱使秉公畫一而怨者自怨謗者自謗怨謗積而於已且不利又誰肯爲是哉然而國家之有冗員則猶人之有附骨之疽也不去則人不安冗員不汰則國不可治小民之待撫也久矣其得盡力於農而輸財於上者恃上之有以護惜之耳自冗員之數日見其盛朝廷之力悉黎元者或不及於民而先及於冗員由是民不聊生有散而之四方者矣有聚而爲盜賊者矣務本之民日少就

荒之士日多賦稅之數日絀府庫之藏日虛征斂之令日繁騷動之患日亟調度之費日廣財用之源日竭而國遂貧以爲國皆此冗員之所致也然則人君處此當毅然獨斷不爲姑息不紊猶豫欲求萬民之所以安必去萬民之所以困困紓則力饒力饒則國足國足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許衡謂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誠如是必使生理盡足然後爲學則天下之學者亦僅矣且所謂治生者縱使盡出於義而歲積月累以迄於足然後爲學則其學道之日亦淺矣故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屢貧衡之言何以異於孔子耶顏子簞瓢陋巷曾子衣敝履穿皆不以治生爲務者而衡何以末之聞邪書云凡厥庶民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後禮義生此爲民言之非爲士言之也士則無恆產而有恆心衣食之謀固不足攖其念也蓋爲學之道初不在乎治生在乎立志苟其有志於學雖窶如顏曾不𨚫也苟其無志雖富埒陶朱不能强之使學也故凡有治生之念者皆無學道之志也凡有學道之志者皆無治生之念也其間蓋有本末內外之别矣衡又言商賈雖逐末亦有可爲苟處之不失姑濟一時亦無不可夫子貢貨殖夫子謂之不受命商賈果可爲乎且以義理爲商賈其爲商賈

也必無利蓋牟利之道貴巧貴捷而以義理處乎其間則不見巧而見拙不成捷而成迂以迂且拙者與天下之捷者巧者爭則常不勝之勢矣故商賈者商此利賈此利也天下有偶合於義理之利斷無不營營於利之商賈爲商賈而言義理猶爲盜賊而言廉恥也誰其信之哉然則士而可爲商賈必聖人之道卽市井之道而後可爵齋爲元大儒而立論不純如此

楊太后聞執政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乃詔戒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蒙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糾揭二

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且表裏合謀援蹕背遁平日
誦聖賢書自誘謂何乃如此時爲此舉措生何面目對
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負國棄予
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嗚呼宋待士大夫未嘗不厚而
末造危急之秋率皆棄位逃竄各謀自保何其辜恩負
國以至於斯邪然推原其故不可專罪士大夫也蓋高
宗朝有秦檜甯宗朝有韓侂胄光宗朝有史彌遠理宗
朝有史嵩之賈似道歷朝皆有奸臣當國而忠臣義士
或降或斥或死正氣爲之不伸人心莫知感奮加以教
澤寖微化源盡窒生斯世者又當此四方擾動物力交
竭之秋朝夕謀其家室衣食之私唯恐不足而又何暇

爲悖信明義之圖故一旦幸擬青紫叨列士籍則其處心積慮猶是見利忘義之本懷而邊警告急紛紛逃去亦固其所無足怪爾夫昇平無事之日旣不能導人以禮義患難相廹之秋安能責人以廉恥後之有天下者知任用姦臣之禍其終必至於此亦當猛然深省而懷覆車之戒矣

秦人坑趙卒楚師屠漢卒慘矣然未有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民煎膏取油作礮如伯顏之攻常州者史臣以伯顏比曹彬語其功則略相當而論其性則仁暴判焉矣

栁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

失於小兒其道如此索太祖得天下雖天與人歸而揆之於義則有不能略無憾者至末造乃使敵人以爲口實故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志遠齋史話五終

志遠齋史話六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蔡夢鼎以似道當國除官不拜或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夫人惟視死生大而廉恥小故或由竇屈膝或犬吠雞鳴或以賤名達鈞聽或稱恩主恩父或爲腹心爪牙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夫子告子貢以士之道必曰行己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又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不爲苟得者誠恥之也人而無恥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更何論功名何論富貴哉

元世祖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剌皇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明太祖克元都諸將俘寶玉至馬皇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乎帝曰后意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開創之君其雄才大略既足以馭羣雄而撫方夏而又每得賢后爲之贊助於內以翊興王之業至於國勢陵夷則有驕君弱主相屬於代而又必有妬后悍妃憑寵自放以召禍亂甚至亡國敗家者往往而有噫何其興者益興而廢者益廢邪

許衡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

愼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以衡之賢猶不免爲虛名所累不如衡者不待言矣然至垂老病死又或於餘光向盡之中汲汲焉爲碑銘爲墓誌以爲身後之誦述其視衡之諄諄予相去何如哉然則衡自知其累正不足以爲衡累也衡固有過人者矣

元世祖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通經史夫儒而不通吏事謂之迂儒吏而不通經史謂之俗吏儒之於迂則六經皆無用之文吏之於俗則五教皆虛設之具故通經致用盛世以之勵人才不學無術識者以之譏有位誠使錢穀簿書之庶務服習於執經問道之

年壁中柱下之遺編貫穿於問俗觀風之日則儒皆有用之儒吏皆善治之吏矣

英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夫人君莫不知納諫之爲美也及一聞譏論則以爲沽名矣以爲訕謗矣以爲誣罔矣賞賚不及而刑戮隨之或者陽爲尊崇而陰忌之外示恩寵而內疎之求其虛心聽納屈己以從者實不多覯而爲之臣者雖抱忠藎之心切糾繩之志第以君威不測刑禍無端則不得不託危行言遜之途而居明哲保身之列由是水旱不以聞盜賊不以聞小民號泣而無所控告者亦不

以閒馴至禍亂將作宗社將傾而人主方晏處深宮略無聽睹有如燕雀巢幕不知焚之將及者而頑頓亡節負詬無恥之徒方且獻諛工媚日以聲色狗馬承奉左右必至鐘虡失守身為人俘而後已而彼將不知方謂人之負之者多也而不知已之負人者厚乎然則一人之昏明百僚之直枉係焉一人明則直者固直枉者亦直矣一人昏則枉者固枉直者亦枉矣孟方水方盤圓水圓其亦善譬而喻者矣

英宗被弒拜住被殺首逆雖正典刑而黨與未盡遠治吳澄為元大儒方且高據經筵進講帝範而逆黨未討姦邪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數語乃出諸張珪之口

珪爲洪範子先居武職後更文階其平日無甚學術可知然於是非順逆之理知無不言初不肯如澄之安於緘默者則澄有愧於珪多矣

順帝時有議臧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成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治天下豈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夫法者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而教忠教孝胥寓乎其中臧吏遭喪不許歸葬正以儆未犯者之不可自絕於親也乃遵謂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不知彼爲惡之日無人倫久矣遵乃欲使之强有人倫邪又曰豈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夫失罪人則棄法矣棄法則無君矣不可使天下

有無親之吏獨可使天下有無君之吏乎且失一罪人可以不恨在我以爲寬厚而適足以啟人無忌憚之心使貪汚成風民生無賴而變爲叛亂者皆自邀之言譬其端也當時亦無駁詰之者而不許歸葬之議遂寢惜哉

脫脫問治何先揭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閒褻庶務之後夫士當譽望未隆則常不見信於世凡有經營室家之謀其勞苦艱難百倍於庸衆故環堵敝宮之子率不能壹意於學而攻其業誠阨於境也至有所謀而輒不遂則有懊喪愧恨或棄其所學而爲改絃易轍之圖苟有以養之使朝夕之所憂患

者一旦盡釋而得以從容暇易畢其智力於至德要道之歸則所成就者豈不大乎至於周悉庶務之後則其學足以應世之所求而不窮於用蓋所造者深所蓄者厚也然或不得藉手以展其尺寸使落寞困頓老死於深山窮谷之中則棄才甚矣故必有以用之使出其所有以利濟天下而天下喁喁之眾皆食德而飲和焉不啻出水火而登諸衽席矣然則國家之所以厚待人才者人才正未嘗有負國家矣

成祖起兵時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甚以為忠及即位大加委任令刺事其後遂有劉瑾王振魏忠賢之徒口含天憲手握王章以貽國家無窮之禍易曰履

霜堅冰至誠不可不愼之於微也

解縉與胡廣王艮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後艮死而縉廣不死廣以賦性縝密始終得保恩寵縉爲高煦劾私覲太子逮下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夫同一死也死於成祖卽位之日則重於泰山死於積雪中則輕於鴻毛士君子處人家國間值存亡危急之秋誠不可不一權輕重矣

周納請封禪呂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爾等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夫篡奪之君何功何德而周納呂震

猶請封禪豈天地鬼神亦可欺乎此不特無羞惡之心并且無是非之心矣成祖引魏徵諫唐太宗事斥之蓋未始不內媿也然則成祖者其猶有人心者矣

楊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楊榮謀而能斷楊溥有雅操時號三楊然榮於燕王入京迎謁馬首曰陛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察其詞氣頗似馮道縱有才能曾何足取史與士奇溥並稱失其倫矣

英宗時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直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所費較課銀尙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案開礦有二害未開之日廣募人役厚給薪糧綢繆之衆見利

而趨礦峯廠集常數千人多一礦夫少一農民田疇荒
棄所在多有徵賦徵糧歲形不足至其性成桀黠方務
攜婦亡匿山谷刦略道路甚或竄從日益盜弄潢池此
一害也人物所產全資地靈菁英結聚多歷千歲一興
礦務攻鑿鎔施氣脈大傷地靈全失異人偉士自斯而
杳此一害也洪武初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太祖曰朕
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杖之流海外英宗何不一
誦祖訓邪

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修大興隆寺役軍民萬人糜
帑數十萬既成延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夫天子綱
常禮樂之主天下臣民所仰以爲法範者也顧乃皈依

沙門師事釋徒其奚以立臣民之上邪梁武捨身佛寺千古笑其愚若英宗者欲求後人毋笑得乎景泰二年令軍民納粟者世襲武職給事中曹凱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謂吾以捐軀獲此彼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軀命等於菽粟其誰不解體四年夏又令生員納粟爲國子生教授黃鑿上言納粟拜官衰世有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今以浮薄不教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任以民社是猶驅狼虎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噬得乎夫名器國家之大柄故爵以詔德祿以詔功先王之世出之慎

至後世有納粟之例而名器始輕然未有世襲武職及國子生亦可以納粟得者至孝宗時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權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爲循吏豈可得乎於是始命停之恕之言可謂重惜名器而足以興邦者矣

劉吉與萬安劉珝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柰吉使魏璋傾湯鼐是小人之伎刻者安獻房中術諂事閹寺養子是小人之無恥者珝自以宮僚舊勞遇事無所回護解杜俊之獄疏李孜之

罪是雖與小人同列而不害其爲君子者三閣老顧可一概而論乎

世宗朝海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下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時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貨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

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誤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令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分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夫三代下如汲黯魏徵之抗直亦足稱矣然如薄於父子君臣夫婦等語則汲魏二公尚所不及況汲魏皆大臣而瑞

一主事耳其言尤不易也至於市棺訣妻子待死闕下
則尤爲古今之所創見嗚呼有臣若此惜世宗之不知
用也

孫承宗以知兵名躋東事日急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
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
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
而日問戰守於朝今當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略者授之
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
不必問夫國家用兵之弊苟有如承宗所言未有不敗
亡者蓋兵事貴專貴成貫一責成專則無所推諉不得
不激厲以圖其效事權一則無所牽制自不難從容以

盡其能

魏忠賢以市井無賴夤緣保毋得備宮監侍寵竊威顛倒朝政乾兒義孫羅列顯要浙江巡撫潘汝楨首請建忠賢生祠自是諸方效尤幾徧天下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卽天心向順語更有稱堯天舜德至聖至神者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厰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厰臣誅東林黨人嗚呼自古天理人心之滅絶無有過於此者夫至變極亂之國其天理人心苟有幾希之存則雖屢瀕於亡猶可以圖振興而延世數至并此而滅絶殆盡則相率而趨於禽獸之路雖欲無吞噬殄滅之禍不可得已自忠賢伏誅歷十

七年而明祚告終小人之亡國有如此之速者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不察不畜不欲與民爭利也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顯宦而察雞豚畜牛羊又在所不屑為矣

呂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不從後官軍引賊陷城殺常洵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夫使聽維祺言未必有救於敗亡之禍然不失為智者之所為必欲與財俱亡愚矣管子有曰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利字從刀殺機其顯露歟

妓女紅娘子作亂眾至數千擄李信去强委身事之李

信者逆案中尙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飢民民德之曰李公子以倚門賣笑之人而聚斬木揭竿之眾前世未嘗有焉然民窮思亂無人不可爲戎首也豈獨限於女流哉

楊鶴曰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搆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道在培養時以爲名言然此後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歲增百六十五萬小民之加派如故也陳奇瑜敗於車箱峽盧象昇潰於鉅鹿傅宗龍遁於新蔡汪喬年挫於襄城封疆之喪師如故也溫體仁攻何如寵張至發詆黃道周

士大夫之相傾如故也醫負重病不能養而剝傷之雖欲不亡得乎

劉宗周對思宗曰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凡宗周所言皆取亡之道而思宗書襟語謂諸臣誤朕不罪己而罪人斯其爲亡國之君乎

李自成陷京師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營中拷索賕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媚賊以求生而適以得死死又爲叛臣爲降虜人之失算無若此者或謂此輩亦悔不殉國否曰殉國者大丈夫之有福

命者也彼鄙夫小子烏足以語此

志遠齋史話十六終

道不可道因文以見道故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凡所以載道而通世用也先生此書談數千年以來是非成敗之故如指諸掌而識斷精嚴綜覈謂可引以審事有非經生家所能及者言也而道存焉請得質諸大雅宏達以爲何如也始豐張遹譔